第四十四卷

人事部六

誤忘
函詔　紹威悔錯　我固伯偕
乃伯也　都非是　鼠璞
病忘
客謁
御禿　笑躄　見帝
彈鋏　馬周
詩謁吏部　太丘詣荀　天子請客

布衣交　十客　雪中詩謁

附拜

酒以成禮　魏公君子　臨子字父

九拜　萬拜

夢

堯舜禹　夢孕　捫天

回頭回尾　三夢　待康

有凶夢　夢改名　圖夢

夢父　得吉夢　夢魁天下

廣寒宮　乞還兩浙　夢背縛

牛皮土　福星堂　羹寒
天狼降
　寐
五旬一覺　姤一局　膰訣
　哭
中節　少原婦　别離之苦
途窮　出箱書　哭畢死
哭鄰婦　神淚

卷四十四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四十四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人事部六

誤忘

明帝函封手詔與庾公信誤致於王丞相丞相開詔末云勿使冶城公知丞相既視表答曰伏讀明詔似不在臣臣開臣閉無有知者明帝甚愧數月不敢見王公譚藪

朱全忠留魏半歲羅紹威供億所殺牛羊豕近七十萬貲糧稱是蓄積爲之一空紹威雖去其逼而魏兵自是

衰弱紹威悔之謂人曰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爲此錯也綱目

唐陳國張伯偕與弟仲偕形貌一般仲偕娶妻妻新粧畢忽見伯偕自窻外走過妻問曰我今粧飾好否答曰我伯偕也妻赧然趍避旣出房至姑所又逢伯偕告之曰適見伯伯大羞伯偕笑曰誤誤我固伯偕也婦又羞恨無地風俗通

白汲與其弟巒生狀貌酷相肖人不能辨一日汲自外歸巒妻以爲其夫也迎而呼之不應卽時詈之遂批其頰汲正色謂之曰我乃伯也婦惶愧而退汲自是更其

文冠以爲別異 睽車志

張思光嘗詣吏部尚書何戢誤通尚書劉澄融下車入門曰非是至戶外望澄又曰非是旣造席視澄曰都非是乃去 世說新語

鄭人謂玉之未理者爲璞周人謂鼠之未腊者爲璞周人懷璞過鄭問賈曰欲賈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示之乃鼠也因謝而不取 玉海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入室則忘坐魯有儒生與居七日積年之病一朝都除華子乃怨儒生以爲忘袪而心計粗不如病也

北齊劉臻位儀同性惚恍耽經覃思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爲太子學士臻徃城南訥徃城西臻俄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從者謂臻欲還家於是引之而去旣叩門至尚未悟謂至訥家乃大呼曰劉儀同可出其子迎門曰汝亦來耶子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眄久之乃語叱從者曰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

太平御覽

客謁　附拜

季孫林父禿晉郤克眇衞孫良父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

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 穀梁傳

趙平原家樓臨民家民有盤躃行汲美人從樓上望見大笑之躄者造門請笑者頭諸而不與賓客漸去有曰以君不殺笑躄者趙乃斬笑者以謝客復至 史記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王譚卒辭行楚王曰願留秦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於鬼王難見於帝今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其可得乎 國策

齊人有馮驩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

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
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
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食之比門下之客居
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
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客車於是乘其車揭
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
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
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
食用無使乏於是馮驩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
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馮驩署曰能孟

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夫歌長鋏歸來者也孟
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
曰文倦於是憒於是憂而性懧愚沉於國家之事開罪
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馮煖曰願
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
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
當償者悉來合券券遍合赴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
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
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
反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

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義耳竊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先生休矣後期年齊王罷孟嘗君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曰馮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驩曰狡兎有三窟僅得免其死乎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遣黄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驩先驅誡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

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賫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一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沉於諂諛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驩誡孟嘗君曰願請先生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爲樂矣孟嘗君爲相數十年無纎介之禍者馮驩之計也驩更名煖 戰國策

馬周舍中郎將何武家時詔百官言得失周爲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怪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卽召之間未至遣使者

四輩敦趣及謁見與語乃大悅岑文本曰馬賓王鳶肩火色其發必速果然唐書

李賀以歌詩謁韓吏部時送客歸極困解帶讀之首篇鴈門太守行曰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耀日金鱗開韓束帶邀之唐彙函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長文尚小載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著膝於時太史奏眞人東行初潭集

宋王岐公珪在翰苑時值中秋夕帝於宮中問當直學

士左右以對遂召至賜酒對御榻坐語曰天下無事與醉聲色何如與學士對飲令宮嬪進酒命各以巾帶索詩已令脫金珠雀簪簪其幞頭曰須與潤筆宴畢醉起謝令扶掖不得拜輟金蓮燭送歸院明日都下盛傳天子請客說畧

宋張忠定守蜀聞萊公大拜曰寇準眞宰相也又曰蒼生無福幕下怪問之曰人千言而盡準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張寇布衣交也萊公兄事忠定常面折不少恕雖貴不改也萊公在岐忠定任蜀還不留旣別顧萊公曰曾讀霍光傳否曰未也更無他語後

萊公讀霍傳至不學無術句喟然曰張公謂我始以此耳此亦何等知交 史綱

昔秦檜之當國也柄持太阿以奔走天下時曹冠以教授爲門客王會以婦弟爲親客郭知運以讒譖爲逐客吳益以愛婿爲嬌客施全以劃刃爲刺客李季以設醮奏章爲羽客龔釜以治產爲庄客丁禩以出入房闥爲狎客曹詠以獻計取財爲說客初止有此九客耳秦既死葬於建康有蜀人史叔夜者懷雞黍挚生芻號慟墓前其家大喜因厚遺之於是謂之弔客以足十客之數 餘冬、緒錄

梅和勝未冠時家極貧而親老無以爲養大雪中以詩謁邑宰云有令可干難閉戸無人堪訪懶移舟邑令延之令訓其子弟方應舉未捷有詩自遣云天之未喪斯文也吾亦何爲不豫哉一時傳誦 堯山堂外紀

晉鍾毓與鍾會少有令譽其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父托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父問其故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問會曰偷酒非禮所以不拜 世說新語

徐文遠復入東都見世充必先拜或問曰君倨見李密而敬王公何也文遠曰魏公君子也能容賢士王公小人也能殺故人吾何敢不拜 綱目

常林字伯槐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林不答客曰何不拜林曰雖常下拜臨子字父何拜之有

古者拜禮非特首至地然後爲拜也凡頭俯膝屈手動皆謂之拜按周禮辨九拜之儀一稽首二頓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肅拜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也振動以兩手相擊也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肅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何嘗專以首至地爲拜也乃知禹聞善言則拜如揖之類是也豈僕僕之謂哉今人或以頓首施於卑下不知拜頭叩地豈卑下之所安乎古者男女皆

跪男跪尚左手女跪尚右手以此爲别自唐武后尊婦人始易今拜而不屈膝此見張建章渤海國記然又觀北史周時詔内外命婦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則知前此婦人葢已有不跪者矣

賈似道柄國時浙曹朱浚每有劄子白事必稱某萬拜覆時人謂之朱萬拜 姑蘇筆記

夢

堯有聖德封於唐夢攀天而上舜畊於歴夢眉長與髮等遂登庸夏禹未遇夢乘舟月中過而後受虞室之禪 竹書紀年

張少平妻田氏少平卒後累年寡居忽夢一人自天而下壓其腹因而懷孕乃曰無夫而孕人聞棄我也徙於代依東方五月朔旦生一子以其居代東方名之東方朔或言歲星精多能無不該傳 獨異志

漢和熹鄧皇后嘗夢登梯以捫天體蕩蕩正靑滑有若鍾乳狀乃仰噏飲之以訊諸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舐之斯皆聖王之前占也吉不可言 搜神記

曾崇範妻允許嫁數人每至親迎之夕其夫輒死一夕夢人謂曰田頭有鹿跡田尾有日炙乃汝夫也後嫁乃悟其夢 西京雜記

段思平生有異兆蒙主楊干貞忌之使人索捕思平逃匿饑摘野桃剖之核膚有文曰青昔令楊氏政亂思平拆之曰青乃十二月昔乃二十一日令楊氏政亂吾當以是日舉義乎遂借兵車方衆至河尾是夕思平夢人斬其首又夢玉瓶耳缺又夢鏡破懼不敢進兵其軍師董迦羅曰三夢皆吉兆也公爲大夫夫去首爲天天子兆也玉瓶去耳爲王王者兆也鏡中有影如人有敵鏡破則無影無影則無敵矣三夢皆吉兆也思平乃夾明旦遂引兵渡江逐楊氏而有蒙國改國號曰大理時晉天福二年也 滇記

宋高祖吳皇后開封人父近嘗夢至一亭扁曰待康傍植芍藥獨放一花姝妍麗可愛花下白羊一近寤而異之后以乙未歲生方產時紅光徹户外年十四高宗為康王被選入宫人謂待康之徵宋史

侯景反周命慕容紹宗為東南道行臺加開府討景於渦陽大捷西魏遣王思政據潁川詔紹宗同劉豐圍擊之紹宗嘗自云有水厄遂於戰艦中浴并自投於水冀以厭當之房豹為開府主簿白紹宗曰夫命也在天豈人理所能延保公若實有水厄非禳辟所能却若其實無何禳之有今三軍之事在於明公唯應達命任理以

保元吉方乃乘船入水以防災害豈如岸上指麾以保萬全也紹宗笑曰不能免俗聊復爾耳先是紹宗數有凶夢每惡之私謂左右曰吾自數年以還恒有蒜髮昨來忽盡蒜者筭也其筭盡乎紹宗堰洧水灌頴川城將陷紹宗與劉豐臨堰見北有塵氣乃入艦同坐暴風從東北來纜斷艦徑向敵城下西人鈎之紹宗自知不免遂投水卒見紹宗及劉豐房豹傳蓋事之不可逃有如此豹之言則篤論也 金壘子

孫夢得初名貫字道卿嘗語人曰某舉進士過長安夢登塔見持一大文卷者問之云來年春榜索而視之不

可問其間有孫貫否曰無惟第三人有孫抃既寤遂改
名抃明年果然　東齋記

安祿山既叛黃幡綽爲其所脅祿山夢衣袖忽至地下
問幡綽曰當垂衣而治之又夢殿中槅子倒對曰革故
從新及收復賊黨幡綽拘至行在上素怜其敏捷釋之
左右以諂事祿山圓夢短之幡綽曰既陷賊中寧不苟
悅其心以脫一時之命臣固知其必無能爲矣衣袖長
是出手不得也槅子倒是糊不得也上笑而恕之　唐記

羅維藩字价卿吉水人乾道五年省試夢其父告曰爾
在舉場不可與福唐杜申爭緣爾家校杜申虧了二十

八年陰德也兩人皆以治詩有聲曁榜出杜爲經魁羅
同奏籍而在杜之下二十八名殿廷唱第杜居第二甲
羅第四甲相去甚遠夷堅志
眞西山未第時將會試於行在道約友人鄭遠道同祈
夢於梓潼廟下入謁於神遂擊其鼓題詩於上曰大叩
則大應小叩則小鳴我來一叩動天地四海五湖聞其
聲是日得吉夢其年果中草木子
天聖初宋元憲公在場屋日夢魁天下故事四方舉人
集京師當入見而宋公姓名偶爲衆人之首禮部奏舉
人宋郊等公大惡之以爲夢徵止此矣然其後卒爲大

魁紹興初張子韶亦夢魁天下比省試類牓坐位圖出其第一人則張九成也公姝怏怏及庭試唱名亦冠多士與元憲事正同 老學菴筆記

宣和二年睦寇方臘起幇源洞浙西震恐士大夫相與犇竄關注子東在錢塘避地携家於無錫之梁溪明年臘就擒離散之家悉還桑梓子東以貧甚未能歸乃僑寓於毗陵郡崇安寺古栢院中一日忽夢臨水有軒主人延客可年五十儀觀甚偉玄衣而美鬚髯揖坐使兩女子以銅盃酌酒謂子東曰自來歌曲新聲先奏天曹然後散落人間他日東南休兵有樂府曰太平樂汝先

聽其聲遂使兩女子舞主人抵掌而爲之節已而恍然
而覺猶能記其五拍子東因詩記云玄衣仙子從雙鬟
緩節長歌一解顏滿飲銅盃効鯨吸低回紅袖作弓彎
舞罷月殿春風冷樂奏鈞天曉夢還行聽新聲太平樂
先傳五拍到人間後四年子東始歸杭州而先廬已焚
於兵火因寄家菩提寺復夢前美髯者腰一長笛手披
書冊舉以示子東紙白如玉小朱欄界間行似譜有其
聲而無其詞笑謂子東曰將有待也往時在梁溪曾按
太平樂尚能記其聲否乎子東因爲之歌美髯者援腰
間笛復作一弄亦能記其聲蓋是重頭小令已而遂覺

其後又夢至一處榜曰廣寒宮宮門夾兩池水瑩淨無波地無纖草仰視巍峩若洞府然門鑰不啓或有告之者曰但曳鈴索呼月姊則門開矣子東從其言試曳鈴索果有應者乃引入至堂宇見二仙子皆眉目疎秀端莊靚麗冠靑瑤冠衣彩霞衣似錦非錦似繡非繡因問引者曰此謂誰曰月姊也乃引子東升堂皆再拜月姊因問徃時梁溪曾令雙鬟歌舞傳太平樂尚能記否又遣紫髯翁吹新聲亦能記否子東曰悉記之因爲歌之月姊喜見顏面復出一紙書以示子東曰亦新詞也姊歌之其聲宛轉似樂府昆明池子東因欲強記之姊有

難色顧視手中紙化爲碧字皆滅迹矣因揖而退乃覺時已夜闌矣獨記其一句云深誠杳隔無疑亦不知爲何等語也前後三夢後多忘其聲惟紫髯翁笛聲尚在乃倚其聲而爲之詞名曰桂華明云縹緲神清開洞府遇廣寒宮女問我雙鬟梁溪舞還記得當時否碧玉詞章教仙女爲按歌宮羽皓月滿窻人何處聲永斷瑤臺路子東嘗自言之墨莊漫録

徽宗夢錢武肅王乞還兩浙舊疆甚懇且曰以好來朝何故畱我我當遣第三子居之覺而與鄭后言之鄭后曰妾夢亦然果何祥也須臾韋妃報誕卽高宗旣三日

徽宗臨視抱膝間甚喜戲妃曰酷似浙臉盖妃籍雖貫
開封而原占於浙豈其生固有本而錢王壽八十一高
宗亦壽八十一以夢讖叅之良不誣 浙志
紹熈二十六年宜春郡士鍾世若謁仰山乞夢以占秋
試得失是夜夢自廟外門進抵庭下顧見廊廡閒背縛
一人於柱囘望鍾忻然有喜色且笑且語因驚寤爲朋
友言不能曉其指意迨入試出反身而誠樂莫大賦爲
題始默悟昨夢背縛者反身之義顧笑者樂也神既告
以顯必可中選乃精思運筆至五韻押焉字欲用孟子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及仰不愧於天俯不

作於人等語慮無他經句堪對不覺伏几假寐彷彿間
見黃衣一吏叱之曰場屋日晷有限豈汝晝寢時耶鍾
曰正爲尋索故事對作未得吏問其故具以告吏曰胡
不用孔子不怨天不尤人與飯蔬食飲水樂亦在其中
爲對乎鍾洒然而起遂綴緝成隔聯云孔不怨尤飯蔬
食在其中矣孟無愧怍王天下不與存焉書畢自喜爲
得神助持卷而出考官閱讀批其榜云隔對渾成可以
冠場寘之首選洎揭榜經義爲都魁鍾居其次夷堅志
殿秘書願夜夢牛皮上有二土又有赤玉在其上其子
年十六解曰牛皮革也二土是圭是鞋字也赤朱色入

王是珠字也大人當得珠履乎果然
明刑部吳尚書山淞陵人少時其父尚書公洪使祈夢
於九仙以卜其終自得一語云三山備到福星堂莫知
云何既舉進士累官福建按察使至三山驛謂夢語兆
於此矣及爲江西布政其年六十藩臬爲公祝壽結一
綵樓扁書福星集慶四大字公見之悵然曰吾止於此
矣尋擢中丞巡撫河南坐事降浙江叅議十年間累遷
至尚書以爲夢不足憑也後讞敦勛獄上怒其愆期免
官去將抵彭城病卒於利國監驛舁尸到石山驛兵備
副使屠大山爲之歛於驛堂其扁正名福星夢語具驗

奇哉 庚巳編

沈雲卿夢噉羨甚寒仰見天上有無二兩字明日以告金逈秀逈秀曰羨寒無火也非美乎天無二字非人乎以鄙人觀之君當有美人桑中之喜也沈是日果遇美人苗蘊顏色絕代才調無雙沈有詩云十三學繡傍金牕十六梳頭壓大邦色比昭陽人第一才同江夏士無雙沈謂金曰子之占夢卽索紞周宣不過也 玄散堂詩話

國朝寧藩宸濠父康王甚賢至今洪都人道之初王無子嘗於宮中齋禱一日王午寢忽夢天狼降宮中須臾食宮中人殆盡復遶而偪王王寤甚惡之申刻宸濠生

其母洪也洪亦失愛於王王命亟殺兒宮中人環跪而請曰憂無子有子而又棄之耶鍾陵王者康王弟也狂易常放言凌其兄至是亟騎而至曰喜王兄之得子也又聞將殺之甚善弟幸多子矣康王怒遽命育之六月十三日也及濠年十三即私倖樂妓微服而游市中王覺曰符吾夢矣以鐵鋤斫殺數侍者縛濠於柱親鞭之數伯必殺之王春者臨海人王甥也慧而多才以明經舉於鄉王素愛之春馳至以身蔽濠曰殺春殺春王不得已遂舍焉後謀逆國除卒符夢云　呵凍漫筆

寐

西南之極無寒暑其民不飲不食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見者爲實覺之所見者爲妄 列子

南岳李岩老好睡衆人食罷下碁岩老輒就枕閱數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公幾局矣東坡曰岩老常用四脚碁盤只着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摶饒先着時自有輸贏着了全無一物歐陽詩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碁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殆類是也 百斛明珠

花竹幽窻午夢長此中與世暫相忘華山處士如容見不覓仙方覓睡方然則睡亦有方邪希夷之說不過謂

舉世此爲息䰟離神不動耳遺教經乃有煩惱毒蛇睡在汝心睡蛇既出乃可安睡之語近世西山蔡季通有睡訣云睡側而屈覺正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晦菴以爲此古今未發之妙然睡心睡眼之語本出千金方云半醉酒獨自宿軟枕頭暖盖足能息心自瞑目此睡訣也　野記

哭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盖哭夫以禮哭子以情中節矣故孔子美之　檀弓

孔子游於少原之野聞有婦人哭之甚哀使弟子問之

對曰刈蓍薪亾吾蓍簪是以哀之子曰刈蓍薪而亾蓍
簪有何悲也對曰非傷亾簪吾所悲不忘故也 耕餘博覽
孔子聞婦人哭聲謂顔淵曰此非獨喪亡又有別離之
苦問何以知之曰昔恒山萌鳥生四子羽翼旣成將欲
分飛聲類於此問之果然父死賣子以葬 家語
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嘗
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晉書
初郄超黨於桓氏以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及病甚
出一箱書授門生曰公年尊我死之後若以哀惋害寢
食者可呈此不爾卽焚之超卒愔果成疾門生呈箱皆

與桓温往返密計情大怒曰小子死已晚矣遂不復哭綱目

唐末沈汾侍御退居樂道家有二妾一日謂曰我死爾能哭乎妾曰安得不祥之言固問對曰安得不哭汾曰汝試哭吾欲觀之妾不得已擁袂而哭哭畢汾已卒矣類纂

阮公鄰家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疑之伺察終無他意王隱晉書曰籍鄰家處子有色才未嫁而卒籍與無親生不相識徑往哭之盡哀而去世説

和州士人杜默累舉不成名性英儻不覊因過烏江入謁項王廟時正被酒霑醉才炷香拜訖徑升偶坐据神頸拊其首而慟大聲語曰大王有相虧者英雄如大王而不能得天下文章如杜默而進取不得官語畢又大慟淚如迸泉廟祝畏其必獲罪雖扶以下掖之而出猶回首嗟嘆不能自釋祝秉燭檢視神像垂淚亦未已夷堅志

劉氏鴻書卷四十四終

第四十五卷

一人事部 七

譏刺

漆城　盗有道　雍門琴

遼東家　君法孤　刑當刼之

爾汝詩　漂墮羅刹　書午

帳下兒讀　許郝　老兵

似劉司空　孚乃瓜子　宋五坦率

活剝生吞　手重五斤　李昇雪令

禪僧逐鷹　夾逐走　丁董

雷州戶　詩十分　傷博
撥灰詩　司馬牛　去不得底
相公聽語　不識修　遠使人
履聲橐橐　劉綿花　公論

詠戲

善哉　關里　天子親家
無作才語　度撰　滑稽雄
冬烘　宋郊更名　吏部船中
東坡嘲妹　米顛　近犬便狂
鳥戲　毳飯　牛字令

眉飛揚　屈原是屈　秀才甲天下

卷四十五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四十五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删正

人事部七

譏刺

秦優旃善為笑言然合於道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西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賊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乃止及二世立欲漆其城優旃曰善雖百姓愁費大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漆之極易難為蔭室二世笑之而止　啓顏錄

盗跖者大盗栁下　也備說非六王五覇曰堯不慈舜

不孝禹淫泆湯武放殺五霸暴亂及死而操金璧令以葬曰下見六王五霸吾將摑其頭夫沒齒而猶不忘甚乎其惡之也雖然跖惡夫不慈孝與淫佚放殺暴亂也非惡夫六王五霸也以六王五伯爲不慈孝淫泆放殺暴亂誠非也謂不慈不孝淫泆放殺暴亂而惡之非非也故跖爲不知人未謂不知道也故曰盜亦有道焉金罍子

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昔富而今貧擯壓窮巷不交四隣不若身材高妙懷質抱真逢讒罹謗怨結

而不得信不若交歡而結愛無怨而生離遠赴絶國無相見期不若幼無父母壯無妻兒出以野澤爲鄰入用掘穴爲家困於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鳴條則傷心矣臣一爲之援琴而長太息未有不悽惻而涕泣者也今若足下居則廣廈高堂連闥洞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在前諂諛侍側揚激楚舞鄭妾流聲以娛耳綵色以淫目水戲則舫龍舟建羽旗鼓鈞乎不測之淵野游則登平原馳廣囿強弩下高鳥勇士格猛獸置酒娛樂沉醉忘歸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雖有善鼓琴未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雍門

周曰然臣竊爲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卽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讐於薛矣夫以秦楚之彊而報讐于弱薛猶磨蕭斧而伐朝菌也必不留行矣有識之士莫不爲足下寒心酸鼻者天道不常盛寒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狐狸穴其中游兒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衆人見之無不愀焉爲足下悲之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叩角

羽終而成曲孟嘗遂歔欷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破國亡邑之人也學圃藼蘇

不足稱異曰遼東之豕朱浮與彭寵書伯通自伐以功爲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慚而退若以子功論朝廷則爲遼東之豕也故事統宗

漢陳紀字元方年十一時候袁公袁公問曰賢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丘強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公曰孤往爲鄴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法孤孤法卿父元方

曰周公孔子異世同出周旋動靜萬里如一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亦不師周公世說新語

桓溫末年頗奉佛法飯饌僧尼有一比丘尼失其名來自遠方投溫爲檀越尼才行不恒溫甚敬待居之門內尼每浴必至移時溫移而窺之見尼裸身揮刀破腹出臟斷截身首支分臠切溫怪駭而還及至尼出浴室身行如常溫以實問尼荅云若遂凌君上刑當如之時溫方謀問鼎聞之悵然故以戒懼終守臣節尼後辭去不知所在學圃藼蘇

吳孫皓勸晉武帝酒曰昔與汝爲鄰今與汝爲臣上汝

一盃酒願汝壽萬春宋王歆之贈劉邕歌曰昔與汝作臣今與汝比肩既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 晋書

慕容冲稱帝改元頗有自得之志賞罰任情慕容盛年十三謂慕容柔曰十人之長亦須才過九人然後得安今中山王才不逮人功未成而驕已甚殆難濟乎 涉世雄譚

盧思道聘陳陳主用觀世音語弄思道曰是何商人賫持重寶思道即以觀世音語報曰忽遇惡風漂墮羅刹鬼國陳主大慙 山堂肆考

李安義者謁富人鄭生辭以出安義於門上大書午字而去或問其故荅曰牛不出頭耳此之書午與昔人題

鳳正堪作對 遯齋閒覽

劉荆州作詩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平嗤之曰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邪將使張子布見乎 典畧

許欽明與郝處俊鄉黨親族兩家子弟類多醜陋而盛飾車馬以游里巷京洛爲之語曰衣裳好儀貌惡不姓許卽姓郝 韋述兩京記

晉書謝奕嘗逼桓溫飲溫起走遂引溫一老兵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怪 坡集

桓宣武自以容姿風氣是司馬宣王劉越石之儔有以比王大將軍者意甚不平及北伐還於路中得一巧作

老婢乃越后故妓一見桓便潸然而泣桓問其故荅曰公甚似劉司空桓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問此婢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桓於是褫衣觧帶昏然而卧不怡者數日

何氏語林

賀知章秘書監有高名告老歸吳中上嘉重之每別優異焉知章將行涕泣辭上上曰何所欲知章曰有男未有定名幸陛下賜之歸爲鄉里榮上曰爲道之要莫若信孚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卿子必信順之人也宜名之曰孚知章再拜而受命知章久而謂人曰上何謔我耶

吳人謂乎乃瓜下爲子豈非呼我爲瓜子耶 傳信記

唐德宗夏中微行西明寺宋濟葛巾抄書上曰茶請一椀濟曰鼎水方煎此有茶末可自撥之上又曰作何事業是何姓名濟曰姓宋第五應進士舉須臾聞呼官家濟惶懼上曰宋五坦率後聞禮部放榜上令探濟無名上曰宋五又坦率矣 盧氏雜說

唐李義府嘗賦詩曰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廻雪影好取洛川歸有棗彊尉張懷慶好偷名士文章乃爲詩曰生情鏤月爲歌扇出意裁雲作舞衣照鏡自憐廻雪影來時好取洛川歸時人爲之語曰活剝王昌齡

生呑郭正一　唐新語

陸慶餘為洛州長史善議論事而謬於判決其子嘲之曰陸慶餘筆頭無力嘴頭硬一朝受訟詞十日判不竟送案褥下慶餘得之曰必是那狗逐韉之時嘲之曰說事則喙長三寸判事則手重五斤信有之矣　雅咲編

李昪既畜異志雪天大會出一令白雪下紛紛便是白起宋齊丘曰着屐過街必須雍齒徐融意欲挫之遽曰明朝日出爭奈蕭何昪大怒收融投之江　五代史補

馮道雖為首相依違兩可無所操決或謂晉主曰馮道承平之良相今艱難之際譬如使禪僧逐飛鷹耳　綱目

周契丹賊孫萬榮之冦幽州河内王武懿宗爲元帥引兵至趙州聞賊數千騎從北來乃棄兵甲南走邢州賊退方更向前軍回至都置酒會郎中於御前嘲懿宗曰長弓短度箭蜀馬臨堦騙去賊七百里隈墻獨自戰甲仗總抛却騎猪正南竄上曰懿宗有馬何因騎猪對曰騎猪者夾豕走也上大笑懿宗貌短醜故曰長弓短度箭

朝野僉載

宋理宗時董宋臣始爲小黄門稍進東頭供奉官極善逢迎日進用事内侍之勢益張丁大全作相與宋臣表裏復以廟堂之力助之有司奉行惟謹修内司十百爲

曹望青採砍雖勳舊之家亦不免焉一日內宴襆劇一人專打鑼一人朴之曰今日排當不奏他樂丁丁董董不已何也曰方今事皆丁董吾安得不丁董宋紀

會稽尉鄭虎臣以父嘗爲似道所配請爲監押似道時寓建寧之開元寺虎臣至奪其寶玉撤轎蓋㬥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窘辱備至至泉州洛陽橋遇葉李自漳州放還見於客邸李賦詞贈之詞云余歸路君來路天理昭昭胡不悟公田關會竟何如仔細思量眞自誤雷州戶厓州戶人生會有相逢處客中邂逅欠蒸羊聊贈一篇長短句似道俯首謝焉史編

秦少章云郭功父過杭州出詩一軸示東坡先生自吟誦聲振左右旣罷謂坡曰祥正此詩幾分東坡曰十分祥正驚喜問之坡曰七分來是讀三分來是詩豈不是十分耶 志林

溫彥博爲吏部侍郎有選人裴畧被放乃自贊於彥博稱辭曰嘲彥博卽令嘲廳前叢竹畧曰竹冬月不肯凋夏月不肯熟肚裏不能容國士皮外何勞生節目又令嘲屏墻畧曰高下八九尺東西六七步突兀當廳坐幾許遮賢路彥博曰此語似傷博畧曰卽扱公肋何止傷膊博慙而與官 唐世説

呂蒙正父龜圖好内寵蒙正與母劉氏俱被出因淪躓
窮之或謂其嘗處破窰中自嘆有撥盡寒爐一夜灰之
句他日相府退衙片雪沾衣欲斬執役人其妻因舉撥
灰詩諷之又嘗有鷄吻詩曰㪟頭元是一團泥做盡辛
苦人不知如今擡在青雲裏忘却當初窰内時堯山堂外紀
東坡與溫公論事公之論坡偶不合坡曰相公此論故
爲鱉廝踢溫公不解其義曰鱉安能廝踢坡曰是之謂
鱉廝踢蘇東坡之與時輩議論每每獨揭多所㗰黄獨
與司馬溫公不敢有所輕重一日相與共論免差役利
害偶不合及歸舍方卸巾弛帶乃連呼曰司馬牛司馬

牛　拔仙集

秦會之問宋朴參政曰某可比古何人朴遽對曰太師過郭子儀不及張子房秦頗駭曰何故對曰郭子儀為宦者發其先墓無如之何今太師能使此輩屏息畏憚過之遠矣然終不及子房者子房是去得底勳業太師是去不得底勳業秦拊髀太息曰好遂驟薦用至執政秦之叵測如此　老學庵筆

張浚之出督也陛辭與高宗約曰臣當先驅清道望陛下六龍夙駕約至汴京作上元帥岳飛聞之曰相公得非睡語乎浚憾之終身　齊東野語

吉州士子赴省書先牌云盧陵魁選歐陽伯樂或誚之曰有客遥來自吉州姓名挑在擔竿頭雖知汝是歐陽後畢竟從來不識修 夷堅支志

王安國字平甫安石弟自少能文以茂才入對帝問卿兄秉政若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歛太急耳荆公與呂惠卿論新法平甫吹笛於內兄諭之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甫即應曰幸相公遠佞人 宋書

明太祖一日退朝在武英殿側室靜坐忽聞外有履聲槖槖問曰此爲誰對曰老臣危素太祖曰爾耶朕將謂文天祥耳危惶懼頓首汗流洽背盖危嘗爲元朝郎中

太祖薄其忘故君而稱老臣以自大故以文天祥諷之耳國朝典故

弘治四年九月大學士劉吉屢被彈章仍加官進秩市人嘲之稱爲劉綿花謂其愈彈愈起也或告吉以爲出自監中一老舉人好詼諧者吉因奏定舉人三次不中者不許會試及致仕出城兒童走卒羣指之曰綿花去矣吉去舉人會試禁限亦除續文獻通考

明萬曆庚辰鼎元張懋修相江陵子也傳臚之日公自閣中歸方飲酒歡甚忽傳兵部送緊急揭報開函則内有簡云侍生公論拜賀老牛舐犢愛子誰無野鳥爲鸞

欺君特甚公覽之大怒亟索其人已亡去矣此四句蓋宋人以刺秦檜者也 林居漫稿

詼戲

漢武遊上林見一好樹問東方朔朔曰名善哉帝陰使人落其樹後數歲復問朔朔曰名爲瞿所帝曰朔欺久矣名與前不同何也朔曰夫大爲馬小爲駒長爲鷄小爲雛大爲牛小爲犢人生爲兒長爲老且昔爲善哉今爲瞿所長少死生萬物成敗豈有定哉帝乃大笑 學圃藼蘇

劉繪字士章爲南康相郡人有姓賴者所居名穢里刺謁繪繪戲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曰未

甯孔子何闕而居闕里繪默然無忤意嘆其辨速（世說補）
蕭瑀嘗因晏太宗謂近臣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把酒
時長孫無忌房玄齡相顧未言瑀引手取盃帝問曰卿
有何說瑀對曰臣是梁朝天子兒隋室皇后弟唐朝左
僕射天子親家翁太宗撫掌極歡而罷（觧頤集）
彭城王義康無術學待文義者甚薄袁淑嘗詣義康義
康問其年答曰鄧仲華拜袞之歲義康曰身不識也淑
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曰身不讀書君無爲作才語
見白（世說新語）
石中立在中書盛度撰張文節公知白神道碑石急問

曰是誰撰盛卒對曰虔撰湍堂大笑 湘山野錄

玄宗問黃幡綽是勿兒得人憐對曰自家兒得人憐上又嘗登苑北樓望渭水見一醉人臨水臥問左右是何人左右不知將遣使問之幡綽曰是年滿令史上問曰汝何以知對曰更一轉入流上笑而止上又與諸王會食寧王對御坐歕一口飯直及龍顏上曰寧哥何故錯喉幡綽曰此非錯喉是歕嚏幡綽優人假戲謔之言警悟時主解紛救禍之事甚衆眞滑稽之雄 因話錄

唐人言冬烘是不了之語故主司有頭惱太冬烘錯認顏標是魯公之語人以爲戲今蜀人多稱之崇寧末

安國同爲郎成都人詹某爲諫官故以安國嘗建言移寺省上章繫之其辭略云謹按其官人材闒冗臨事名烘蓋以其蜀人聞者絕倒安國性隱而口吃每戟手躍于衆曰吾不辭譴逐但冬烘爲何等語於是傳之益廣遂目爲冬烘公 避暑錄話

宋莒公初名郊字伯庠登第後神文便欲大用有忌之者謂其姓符國號名應祀天於朝廷非便神文乃間諭之因更是名一日移書葉清臣稱同年葉戲云清臣宋郊榜第六人偏閱小錄無宋庠者不知此何許人吏還具以白宋宋乃書一絕云紙尾何勞問姓名禁林依舊

玷華纓欲知七畧稱臣向便是當年劉更生 宋史

狂客過豪家索酒人如有饋魚蟹未出客曰孟嘗君門下焉得無魚畢吏部船中定須有蟹一女奴遽出將毋命答云主人不殺已付校人畜去上客先期都爲學士嘗空 玄亭閒話

東坡有小妹善詞賦敏慧多辯其額廣而如凸坡嘗戲之曰蓮步未離香閣外梅妝先露畫屏前妹即應歌云欲扣齒牙無覓處忽聞毛裏有聲傳以坡公多須髯遂以戲答之時年十歲耳聞者無不絶倒 女史

坡公在雒場一日設客十餘人皆名士米元章亦在坐

酒半元章忽起自贊曰世人皆以芾爲顚願質之子瞻公笑曰吾從衆 坡集

北齊徐之才嘲王昕曰有言則訌近犬便狂加頸足爲馬施角尾成羊盧元明戲之才曰卿姓未入人名是字之誤之才答曰卿姓在亡爲虐在丘爲虛生男則爲虜配馬則爲驢 天中記

佛印未爲僧日乃儒家流羣書無不徧讀滑稽應對當時無出其右者與東坡厚善會飲必相諧謔在神廟因禱旱乃詔在京各僧入内修設道場演經說法東坡乃戲謂佛印曰君素喜釋教竊聞詔僧供奉盍不冒侍者

之名入觀盛事佛印信之旣入上適見之狀貌魁偉遂
賜披剃佛印不得已而順受實非本意亦頗啣恨後東
坡宴而戲之曰向嘗與公談及昔人詩云時聞啄木鳥
疑是叩門僧又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未嘗不嘆
息前輩以僧對鳥不無薄僧之意豈謂今日公親犯之
佛印曰所以老僧今日得對學士東坡愈喜其辨捷外紀
東坡嘗與劉貢父言某與舍弟習制科時日享三白食
之甚美不復信人間有八珍也貢父問三白之說坡言
是一撮鹽一碟生蘿蔔一盌飯貢父大笑久之以簡招
坡吃皛飯坡不復省憶謂人云貢父讀書多必有出處

比至赴食見案上所設惟蘆菔鹽飯而已始悟貢父以三白相戲援箸食之幾盡將上馬云明日可見過當具毳飯奉待貢父雖知其爲戲但不知毳飯所設何物迨往談論過午不設食貢父饑甚索飯坡云少待如此再三坡答如故貢父曰饑不可忍矣坡徐曰鹽也毛蘆菔也毛飯也毛非毳而何貢父捧腹曰固知君報東門之役然慮不及此坡始命進饌抵暮乃去語林

東坡王介甫設一令各人預先言之取其外無可言者以難佛印謂要令中有三百六十字又有牛字東坡云天下有三百六十軍州惟秦國出金牛介甫云一年有

三百六十日惟有春日打春牛佛印云人身有三百六十骨節惟有丑生人肖牛亦應之巧妙也坡仙集

劉貢父晚年得惡疾鬚眉墜落鼻梁斷壞苦不可言一日與東坡會飲各引古人一聯相戲子瞻遽言曰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猛士兮守鼻梁坐中大噱貢父默默無言但感愴而已 咲林

有士人嘗以非辜至訟庭守不直之士人憤懣大聲稱屈守怒曰若爲士乃敢爾爲我屬對不能且得罪因唱曰投水屈原眞是屈士人應聲曰殺人曾子又何曾守曰吾句有二屈字而汝句尾乃曾字汝之不學明矣顛

何所逃罪耶士人笑曰此乃使君不學爾按屈原姓流俗皆如字呼而屈到屈原皆九勿切使君嘗研究否守慙釋遣之 鶴林

太學生相聚各言物產以相嘲難東魯生曰一山一水一秀才甲天下矣關中生曰何山曰泰山曰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當在華山下矣又何水曰東海曰黃河之水天上來東流到海不復廻乃屬河之委矣又秀才誰也曰孔子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孔子文王之弟子也相與一咲是稱文譚 搜玉

劉氏鴻書卷四十五 終